

新 中 學 文 庫
未 厭 集

葉紹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未厭集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第二版

◆(85728)

文學研究
會叢書
未厭集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另加運費

著者
葉紹鈞

發行
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 版權 翻印 必究 ☆☆
☆☆☆☆☆☆☆☆☆☆

厭，厭足也。作小說雖不定是甚勝甚盛的事，也總得作像個樣兒。自家一篇一篇地作，作罷重複看過，往往不像個樣兒。因此未能厭足。願意以後多多修煉，萬一有教自家嘗味到厭足的喜悅的時候吧。又，厭，厭憎也。有人說我是厭世家，自家檢察過後，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殺，這個世如何能厭？自家是作如是想。的。幾篇小說集攏來付刊，就用「未厭」兩字題之。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作者識。

目次

頁

遺腹子	一
夏夜	十九
苦辛	三十七
一包東西	五十七
抗爭	六十九
小病	九十九
小妹妹	一百十五
夜	一百二十七
赤着的脚	一百四十三
某城紀事	一百四十七

遺腹子

「也得換一換口味，譬如鹹的東西喫膩了，就該來一點甜的。」文卿先生這樣回答他的夫人，因為夫人說他不該把女兒看輕，認她們的到臨彷彿故意來擣亂的；她說女同男沒有什麼分別，一樣是子息，一樣地可愛。「你想，頭一個哇的一聲叫出來，說道是女，自然喜歡，她融和我們兩個的血肉，她是我們兩個親手鑄成的寶貝。」

他的夫人柔媚地看着他；他這話語使她回憶從前甜蜜的時光。

「第二個哇的一聲，又是女，還沒有什麼，姊妹兩個只差得兩歲，將來把她們打扮得齊齊整整

整，一對照眼的鮮花，會教人羨慕煞。而且，老年時也正要有一兩個女兒在旁邊才不至於寂寞；遊花園去了，大小姐扶着你，二小姐伴着我；大冬天來了，大小姐撥着爐火，二小姐斟着好酒；那是舒服極了。」

她又彷彿看見自己是一位多福多壽的太太。

「但是，第三個還是女！」文卿先生的語音轉得不大和潤了。「這就有點厭煩了。我們又不是花兒匠，何用弄得這麼花枝招展；就說老年時陪伴陪伴，也用不着這麼許多。誰知道第四個還是個女阿，還是個女！我禁不住對你的身體疑惑了，只會生女，生不出別的東西來！這樣一個一個生下去有什麼意思，總得換一換口味才好。你要知道專喫米飯也會喫出腳氣病來的。」

「我想這一回要換一換口味了。」她嚥了口唾沫熱情地說，剛纔自爲辯解彷彿生一輩子的女也不在乎的那種強制的態度便消散了。「這一回同從前全然兩樣。從前肚皮突起得尖尖的，現在，你看，平平地，像個饅頭。從前四回臉色總是很好的，現在卻黃得這樣子。外面兩樣，裏面也

應該兩樣。」說着，垂下帶笑的眼看衣服遮裹着的鼓起的肚皮。

「這倒不錯，胎象不同了。」文卿先生端相着她的腹部。「我就去買兩罐陳紹兩隻火腿來，待你生下男的，同你暢快地喫這麼一頓，也讓你樂一樂。」

「真的麼？」她的歡喜卻在陳紹火腿之外。

「自然真的。你想，生兒子呢，是多麼重大的事。」文卿先生寵愛地睨着他的夫人一笑。

兩罐陳紹兩隻火腿買來了，就擺在臥房裏，彷彿看作一種厭勝的寶物，又像是定生男兒的預約券。

親戚鄰人都相信那胎象不同之說，一致主張這一回來的一定是男寶寶；這比較頭二胎生男的更爲名貴，分送紅蛋須得雙雙倍。

「不見得會吧。」孕婦謙遜地望着那些祝賀的眼光說。但是心裏卻在盤算應該要預備多少紅蛋。

文卿先生走進臥房，看見那彩畫着戲文的紹酒罈，心頭就笑起來了。有時還嫵媚地拍着夫人的肩說，「你會爭氣，你一定會爭氣。你看，這是你的獎勵品，明年三春，還要同你去遊西湖呢。」但是生下來的第五個還是個女。

產婦整整地哭了兩晝夜，以致直到十天之後方才有稀薄的乳汁滲出來，在十天裏頭，嬰兒是喫代乳粉果腹的。

文卿先生氣極了，沒處發洩，就把臥房裏的兩罈陳紹兩隻火腿搬出去，拉來幾個朋友，分作幾頓悶悶地喫掉了。

「只會生女，再也生不出別的東西！你可不能怪我，我不耐煩了，非討個小不可。」在平時，文卿先生也曾提起這一層，但只是帶着玩笑說的，從沒有這樣嚴正。

夫人知道他這一回不同平常，是下了決心的，自己的不爭氣又實在沒有提出抗議的理由，只得懇求似地說，「討個小，討個小，我不反對你。但是，請你等我再生一個，說不定第六胎會是個

男的。若仍是女，你就討個小吧。」接着就滴滴地落淚。

文卿先生看了看她，帶着厭恨的聲氣說，「既然這樣說，等你再生一個就是了。」

嬰兒吸的乳汁漸漸地乾涸了，又得去仰賴那代乳粉。口味的變更使她感得不快，只圓張着小口時時號哭。不幾天，小肥臉就消瘦不少，看去只包着一層黃而皺的皮。

這現象表示母親又懷孕了。從前幾回，從沒有碰到同樣的情形，斷了乳的嬰兒都不這麼瘦，那末這一回真個改變了吧。母親又想，五是個成數，從六開頭換花樣，是很講得通的。後來看看肚皮突起比從前更平了，全沒個頂峯，臉色也比從前更憔悴了，翻轉眼皮來不見一毫的紅意。因而想，上一回只是要改變的兆頭，這一回可真要改變了。於是高興地告訴丈夫，自信有七八分的把握。

「但願你能有更多的把握，九分，十分，十一分，十二分。」文卿先生自然又迫切地希望着了。「我再要去買紹酒火腿來。不過你總得爭氣，不辜負那獎勵品。」

又是兩鑊陳紹兩隻火腿搬進臥房裏來了。

但是，從輿論方面考察，前途卻並不怎麼樂觀。親戚鄰人當着面固然肯定地說：「這一回一定是男寶寶了，」或者還提出幾個堅強的理由來，然而背面時總是「還是一個女，還是一個女，」這樣相互地談論着，而且都別有其他堅強的理由。這些談論零星星星飄進孕婦的耳朵裏，有時還伴着輕蔑地這麼努一努嘴，彷彿表示「她也配生男的麼！」孕婦於是恐慌起來了，似乎毫沒把握，一分也沒有。想到越來越近的生產期，真比罪人對於行刑時刻還怕。

臨蓐這一天，文卿先生在臥房外探候消息，時時揭起門帘的一角向裏面望。他對於產婦的呻吟，圍護的婦人們的絮語，都已聽得慣熟，一點也不感什麼。他全神傾注的只在哇的一聲之後，那非常緊要的一個報告。

產婦突然劇烈地號呼。臥房內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隨後是個神祕的靜默。文卿先生幾乎教呼吸都停止了，耳朵貼着門帘，靜待命運的宣告。

跳。

「哇~~~~」是嬰兒的第一聲，臥房裏又發生一陣輕輕的騷動。文卿先生心頭只是突突地跳。

「一位千金小姐。」收生婦用勉強歡喜的聲調說，「又白又肥，是位很好的千金小姐。」

「哦。」圍護的婦人們沒精沒采地答應。

「阿~~~~」產婦駭叫地哭出來了。

文卿先生彷彿感得什麼東西在口鼻間突地一壓，悶得迷了心竅，只任兩條腿自作主張把他的軀體載到外面去。

臥房裏的紹酒同火腿自然又作解悶之用，文卿先生同幾個朋友慢慢喫掉了。

「現在非討個小不可了。」他絕沒有商量的意思，簡直像下森嚴的命令。

可憐的母親把不很充實的乳房塞進嬰兒的小嘴，同時眼淚滴瀝地掉下來了。「我求你，你好人，等我再生一個吧！」哀懇的眼光在淚膜底下直望着他。

「噓！再生一個，你一輩子生不出別的東西了！只說再等你再等你，你知道年紀是不等你的麼？」三十五六的年紀，鬢邊已有幾莖的白髮，牙齒也有四五個搖動了的，說到這一句，心頭便悽然了。

女的聽着，哭得更爲厲害了，彷彿正來到海邊的絕壁，望前途只是一片茫茫。阿，一片茫茫，一點沒有歸宿，這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但是對自己終不會絕望，還相信自己生得出別的東西來，於是重又哀求說，「總請你再等一回，就是這麼一回！這回再不見變改，決不阻擋你了。我非惟不願耽誤了你，也不願耽誤我自己呢。」

文卿先生看傷心的淚點滴在嬰兒的小頰上，便想起八九年來盼不到兒子有些時候兩個人相互安慰相互期望的情事，覺得她也非常可憐，她的容貌比自己衰老得更厲害，額角已有深深的皺紋，頭髮落腫個鴨蛋大的髻了，因而頽然說，「那末依你的話，再等你一回吧。」

明年，女的又當第七回的孕婦了。她揣度胎象與前不同，相信這一回一定真要改變了，一一

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文卿先生又去買了紹酒火腿來，勸勉着，期望着，也一一重演前兩回的戲文，而且更爲熱切。

他也這樣熱切，她也這樣熱切，猶之升登高山，只有達到目的是合適的；萬一失了足呢，那結果是跌得非常之重，大半非粉身碎骨不可。

但是，命運注定的，他們倆必得重重地再跌一交，——那第七個來的還是一個女

女的除了含着眼淚重又負母親的苦辛的擔子，再沒別的話說。妾討進來了，氣憤不過，特地躲在房裏，不讓她見着大太太。但是當妾走進對面的新房裏去時，卻趑到門口側轉了眼睛窺看。是一個鄉間的女子，湖色綢的夾衫顯得她皮膚的黝暗；臉兒圓圓的，兩頤很寬，眉眼粗大。跨進了房門，那背影上最引注目的是肥大的臀部，一步向左一挪，又一步向右一挪。

「倒是個多子多孫的！」大太太這麼想，自然含着妒恨的意思，但其間不無寬慰的成分。事情似乎很順利，妾進門六個月就懷孕了。這是個可貴的開端，與大太太母豬似地一來一

個迥乎不同，所以頗引起一般輿論，這些輿論都是很可愛的。

「莫看她鄉下姑娘，倒是個有福分的呢。這頭胎十分九是一個男，你想，她的前程還了得！」

「大太太專生女，她偏偏開頭就是男！天公支配的事情往往有這樣巧的。」

「文卿是近四十的人了，應該有一個兒子。」

「這原屬大太太的毛病，是她生不出男的來。現在肚皮大的是姨太太了，當然會換花樣，當然……」

文卿先生聽着這些話，對於姨太太加倍地寵愛，買了名貴的安胎丸給她服，不讓她做一點兒勞苦的事；一羣大大小小的女孩兒在跟前亂嚷亂撞，常常把她們喝住，因為她們會使姨娘心煩起來。

當然，大太太是滿腔的不平，這等殷勤的情形，不要說懷阿六阿七的時候，就是懷阿大的時候也不會見過。但在不平之中，她又懷着第八胎了。

「一定又是女，一定又是女。」旁人用鄙夷不屑道的口吻這樣傳說。

文卿先生料定她懷着的當然又是女，也不再買紹酒火腿作獎勵品了，他只預備姨太太生了兒子之後，開一個盛大的宴會，讓她在衆賓之前佔有那無上的榮耀。

大舉的催生，種種周妥的設備，是太太第一次臨蓐以前做過的，現在都爲姨太太籌措着。其間伴着親戚鄰右一致屬望的熱情，尤其熱烈的是文卿先生那種半醉似的欣快之感。

你道姨太太生的什麼阿，也是個女！同太太一個樣子。

文卿先生異乎尋常地傷心了，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懷疑，說不定男性的種子，是絕跡的。那不是更沒希望了麼？已屆中年，後顧尚虛，還有什麼意味！——人生路上一枝照例的刻毒的冷箭射中他的心窩了；灰白色便從鬢邊蔓延到頭頂，而且額頰上也畫着幾條皺紋了。

一天傍晚，他從朋友家裏打罷了馬將回來，意所不料地，兩三個女孩子喊着迎出來說，「爸爸，媽媽已經生產了。」

「唔。」他冷然答應，心想這一回，生得更其迅速，真是熟極而流了。

「是個弟弟，哈哈，是個弟弟。」女孩子一致表示她們的好奇心。

「喔！」他連忙趕進臥房，望見新生的嬰兒在一個傭婦的手裏，同時「恭喜呀，一個男寶寶，恭喜呀，」一陣地嚷，教他一時不曉怎麼回答。

他靠近嬰兒看，一層細極的軟毛被着頭面，鼻子同閉着的眼睛的部分紅凍凍亮光光的，無異初生的小狗，一會兒「哇……」可愛的小口張開來了。他摸着嬰兒的頭頂，回轉身來望牀上的產婦，見她正含着兩眶晶瑩的眼淚在望自己；這眼光異樣鋒利，直欲刺入自己的心魂，使自己不得不感服。於是奔到牀邊溫和地說，「你辛苦了！」

產婦不說什麼；眼睛一閉，眼淚被擠出來，淌在乾黃的頰上；一隻手顫顫地伸出來，握着文卿先生的手，緊緊地，爲以前所未有。

大太太的尊嚴從此恢復過來，不論什麼人都「她有後福，她有後福，」這樣頌揚着。她自己